

CIRCUMSTANCES · EXPERIENCES  
EXHIBITION OF QU QIANMEI

境 · 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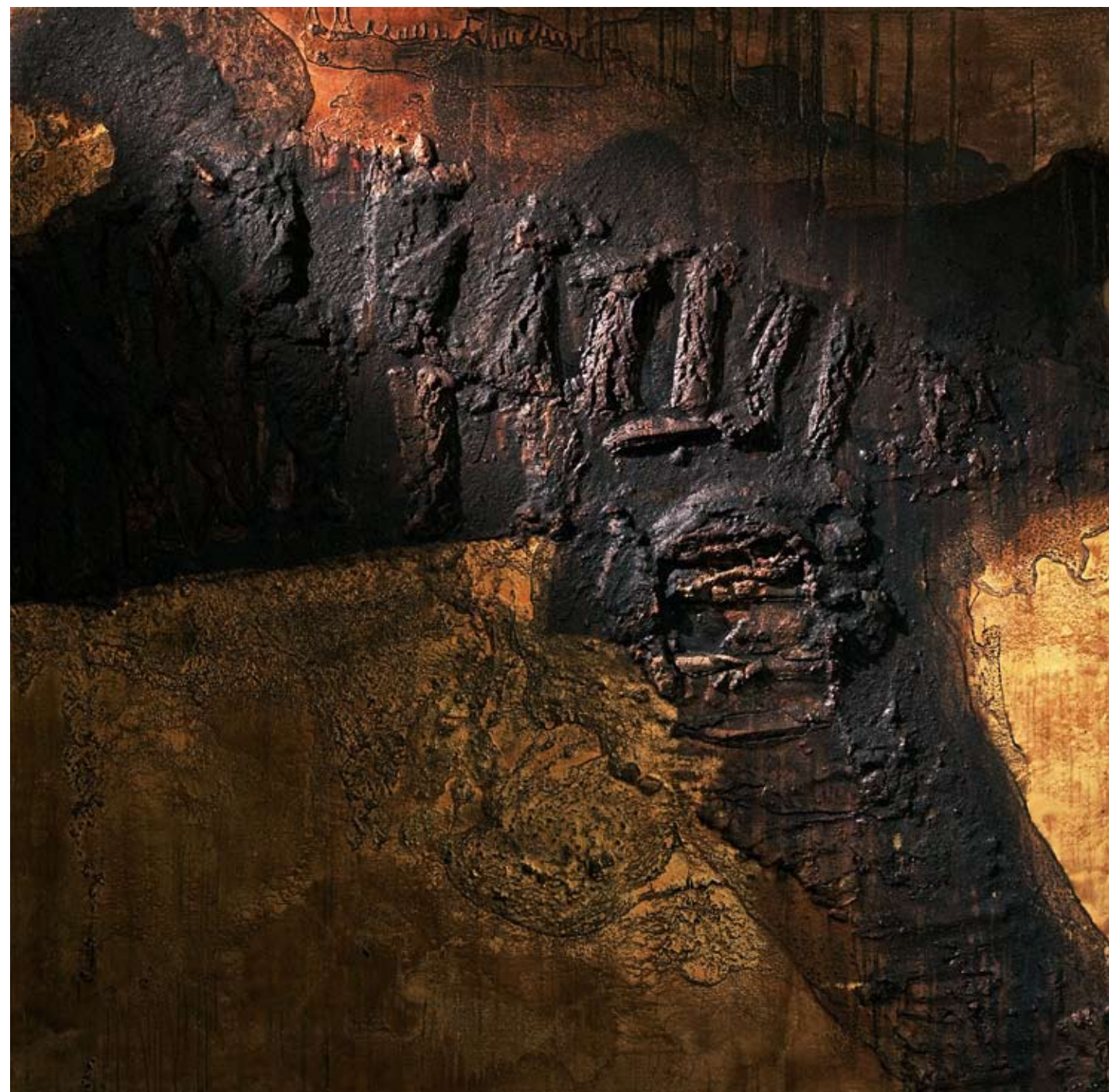
瞿倩梅

学术主持 | 贾方舟 | JIA Fangzhou

初次认识瞿倩梅，又参观了她的工作室，暗暗吃惊于她的创作并深深为之震撼，好久没有看到如此动人心魄的作品了。一个羸弱女子，怎么能承受如此的沉重？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怎么会创作出如此沉郁深厚的作品？怎么会渲染出如此苦涩苍凉的基调，如此凝重的悲剧氛围？像经历过一场战争或一场灾难，焦灼、创伤，大地苍夷，生命寂灭，我不由想到基弗尔的那些被“烧焦的风景”，广袤、荒芜而又调子阴暗的大自然。这种“焦土感”，浸透着历史和战争的痕迹，残留着战争给德国战后代留下的精神阴影。在瞿倩梅的作品中，我感到有一种来自心灵的创伤和隐痛，但又不是女人常有的悲悲切切的个人化叙事，它的铺排具有崇高的悲剧意识和史诗般的恢弘气势。



A3 | 综合材料 | 366x244x5cm | 2010



2011-A3 | 综合材料 | 200 x 200cm



贾方舟先生与瞿倩梅

看着瞿倩梅的这些作品，实在无法和站在眼前的画家本人联系在一起，但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半个小时前，她还穿着工作服在这里干活儿。艺术家和她的作品之间居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这在过去还是很少见的。我不由想追寻这些作品缘何而来。显然，如果不是出于一种“内在的需要”，不是受到某种情感和精神的驱遣，没有相应的坎坷的生存经历，是不会创作出这样有深度的作品的。因为抽象艺术之所以要放弃描绘易于理解的具象世界，其真正的目标正在于直接导向内在精神的诉求。正是一种强烈的精神诉求的欲望，构成了艺术家的原动力和如火山一样的爆发力。因此，这些作品虽然有着严密的形式推敲，但绝不是纯形式的游戏；虽然有着对不同媒介材料的实验性质，但绝没有陷入对材料的把玩之中。瞿倩梅并非在本体意义上完善自己的艺术，她的作品，既带着深刻的表现主义情感特征，又具有抽象艺术应有的精神力度和思想内涵。

与过去的作品相比，瞿倩梅近两年所作的这批作品出现一个质的飞跃。这个飞跃既来自于她在海外的长期艺术积累（特别是对塔皮埃斯的情有独钟），也直接受惠于中央美院材料班的进修与研习。但这两点还不足以促成她在艺术上突飞猛进，真正打开她创作闸门的是她的西藏之旅。如她所说，“在那里，我才发现心灵的净土终于找到了皈依的地方。”“我再也按捺不住，我要宣泄，我已经找到我的方向”“多少年的生活积淀，多少年的心驰神往，化作创作的激情和汗水，交融在高原的红土里，交融在梦

中的画面里，一发不可收……”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抽象艺术的位置，还被官方视作“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艺术”。即使在近20年中，抽象艺术在中国也还是处在很边缘的地位，它一不受官方青睐，二不被市场看好，更可悲的是常被学术界认为与当代无关。但却依然有那么多的抽象艺术家热衷于此道，坚持不懈，终于在近两年形成热门话题。这其中，与不少优秀的海归抽象艺术家的加入有关，如苏笑柏、江大海、张国龙、唐承华等等，现在，又有赴法20多年的瞿倩梅“闪亮登场”，为中国的抽象艺术再添一员重将。



2011-A18 | 综合材料 | 100 × 80cm



西藏系列装置NO.5 | 花梨木 | 300X84X13cm | 2010



西藏系列装置NO.7 | 黑檀 | 242 × 40 × 40cm | 2010

中国较早的一批抽象艺术家大多成熟于海外和港台，如定居于美国的朱沅芷、陈荫霖、赵春翔、曾佑和、魏乐唐，定居于法国的赵无极和朱德群，定居于意大利的萧勤，如果再加上从台湾、香港出走的，我们可以开列出一大批在海外开疆拓土的抽象艺术家的名单。也正是这个抽象艺术中的“海外军团”，构成中国现代艺术史中的“外一章”。这些中国的抽象艺术家，虽然久居海外，并且大多是用西方的工具材料作画，但他们的艺术却无不与中国传统保持着深厚的血脉联系。今天，新一代抽象艺术家又成长起来，他们必将在前人的基点上创作新的历史，迈出新的步伐。ART



## My Heart Incarnated into a Butterfly

### 我心化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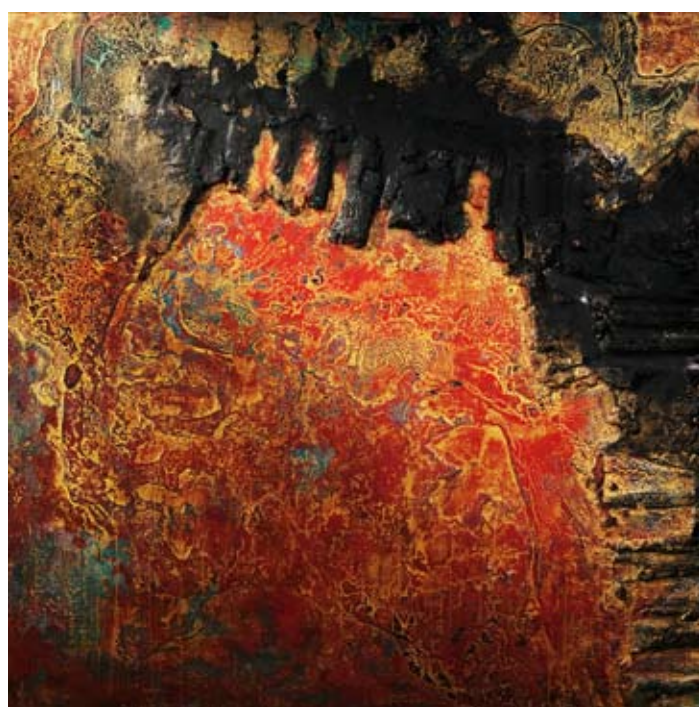
策展人 | 徐虹 | XU Hong

铸造艺术馆展览

“心”为容器，“有容乃大”，有“容”的“心”，无涯无限亦无遮蔽……自由而无形迹，是超脱限定飞升精神的通路。它穿越不同界域，交汇于大地和宇宙之间，超越荣辱及生死界限。中国古代哲人“乘天地之正气，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理想，指向的就是这“无挂碍”之境界。

瞿倩梅的作品苦涩、沉重，坚实、巨大。浓重的大漆浇注穿越铁和陶土的块状结构，画面几何分割磊落爽劲，如断崖裂壁，决绝而严峻；隆起或深陷的物质表层，视觉触感强烈，犹如倒转扑面而来的大地，湿苦的土腥与沉重泥石使人窒息与紧张；以深层土地的深褐，久远岁月的黑褐，古老经幡斑斓的黄褐，以及象征人神通灵的深红、灰白，在画面上形成坚毅厚重的风度。

这些因素使瞿倩梅的艺术像是厚实宽大的帷幕，将日常事物化为模糊的轮廓和抽象的形状，以变相揭示常象的无常，以虚实转换指向生存的真实。以此相比中国传统水墨描述的缥缈空灵，其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但她是用“点化”的本事，引领观众在她的艺术中进行了一次超于物外的旅程。这里不仅是画家表明她以“西藏”为主题的作品展开的宗教想象和情感回



2011-A1 | 综合材料 | 200 × 200cm



2011-A18 (局部) | 综合材料 | 100 × 80cm

应，也指明她从象征去探索，去跨越生命此在的可能，显现自由境界“如实”的存在。艺术家不仅要寻求挣脱这沉重地心之引力，以获取飞升天际之药方，而且企求“化实为虚”，以超越日常的存在。它揭示人在结实的大地上行走，心在异质空间穿行的辩证；表明处身现世而力图超世，以经验获超验的两难；显示精神在下沉和升华之间往复求索，不得停息的艰辛。庄子“相忘于江湖”的比喻，从书面意义理解，是以超脱的心态对待现实艰难的处境。进一步思考，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生命之灵性可以脱淤泥而清拔，可以处危难而昂扬以及生命的相互慰藉与生命对自由的永恒向往。我们还可以想象，干涸中挣扎的鱼面临死亡绝境，它们虽然可以回忆或想象曾经在江湖中自由无羁的日子，但眼前却无法从绝境生还。可是，在庄子的叙述中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停顿，就是不给出两条鱼儿的结局。在这个停顿的空隙中，读者可以填上故事的结局：1，鱼儿悲惨地干死，2，或许等一会儿水涨起，它们又可以游回江湖……于是，眼前的事物就被赋予了特殊的解释，它使得人去体会鱼“此时”“想”什么，实际上也就是面临绝境，人“想”什么？人是借助鱼儿“在想”。因为能够“想”和“不想”大不一样，也就是人和动物大不一样。这就划出一道生命的自觉和宿命的分界，这也是人类日常和永恒的矛盾比照的结果。

这种能够自由想象“生死江湖”的权利，是艺术追求精神品性不变的目标。尽管不同艺术家和不同的艺术作品有不同追求“自由”的途径，但艺术之为艺术的基础是共通的，是为人的灵性要求所决定。艺术作品逗留人心中时间长短和印象深浅，与表达痛苦和超越痛苦的程度相关，这也是决定艺术的精神品质高下和作品生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

瞿倩梅在艺术中显现的精神力量，既是对生命历程的感受，也是反思生活的灵韵闪现。古人寄望沉重的此身化为自由之“蝶”，绝望的生命遨游自由之江湖，其基础却是“未敢翻身已碰头”的窘迫。瞿倩梅在艺术上表现了处于限阈的生命从现实的出走，体现了人生经历不同状态中的心理轨迹，但她的精神转化总是带有现实经历的沉重印迹。从她的画中 can 感到神经末梢的颤动，时而急切时而低缓的心跳节奏，心绪的风雨阴晴圆缺明灭……从现实出走是一种回望，是超越后的观照，也是“对自己”再一次的“说”。这是带有跳跃式的前行和螺旋式的升起的过程，因为前行和回望，上升和回落永远联系在一起。正如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和低头沉思，并在两者之间往返地反思和询问。这种对人的精神处境的体验，是瞿倩梅艺术创造的起点，也是观众能把握她艺术内涵的主要线索。她画中有现实世界所堆积的记号，如建筑的框架、车轮碾压的辙印、断壁残垣的碎片，干枯的树干和碎裂的树皮，泥石墙垣残破的投影等。这些表层物质符号构成了画家艺术形式的基础，以便让观众借助这些片段，去寻找通向艺术家内心感情世界的小径。最终，我们领略到艺术家超越和发现的指向，那就是一个用形式来表现的“陌生世界”。

瞿倩梅受过水墨画熏陶，从画面淋漓酣畅的气势以及浓郁得化不开的气氛，看出她曾经所接受的技法训练。而她对材料的那份敏感，那种信手拈来的分寸感，显示她的艺术天赋。虽然她学习了材料转换的艺术课程，也研究了艺术史和经典艺术家的技法，但是，对于激情奔放而又有足够控制能力的艺术家来说，技法的表达一定要与心理的图像有机结合。也就是艺术作品不仅仅是技巧的呈现，更是心理和感情的真实表达。瞿倩梅取用了材料具有的直接和直观的特性来传达一种直率的表现，这种直率的品质本

身就有直指人的眼睛，进而直逼人内心的作用。将世界的外表抖落，让“本真”涌现，形成人和世界的新联系。其中，人与物质材料的关系不是利用和改造材料，而是留出间隙，让人和材料共同“表达”。也就是在材质“讲述”的过程中艺术家传达了这种“讲述”，突显了这种“讲述”带来的新感受。认真、细心、多方位地去感触物质，也就不失为接近真理的努力。这种努力本质上是一种探索与尝试，表明了发现和改变的意愿——改变原有的执着，新视域的展开和旧视域的隐退。也是新的可能性出现和新的生命希望的升起。艺术家以宽广的心态观看世界，以宽广的心态对待自己和他人。ARTI

# Circumstances & Experiences

## 重铸《境·遇》

施力仁 | Shi Liren  
北京铸造艺术馆馆长

瞿倩梅从法国游学二十几年归国，欧洲艺术原作的洗礼和陶养造就了  
她居高而深入的视野和超凡的感受力，这种视野和敏锐的艺术感觉  
使她回国后立即穿越了周围的喧嚣嘈杂而投身独立创作，并很快于2010年  
11月在铸造艺术馆与国内观众初次见面。

在我为瞿倩梅策划的第一次个展——《境·遇》——的布展现场，我就确  
信我找到了一位好的艺术家。其作品震撼了我，作品的磅礴意境及包容的  
人生际遇感动了我。“境”不仅意味着对中国意境的想象，也有镜子、镜  
像的当代指涉，更可借此表达东西文化的借境与融合；而“遇”则是我从  
瞿倩梅作品中读到的人生遭遇和五味杂陈。

瞿倩梅的抽象作品在铸造艺术馆的第一次露面，就有幸得到各地收藏家、  
艺术家、评论家及媒体的赞同，他们无不感到震撼与感动，称瞿倩梅作品  
中展现之宏伟张力和大气，在铸造艺术馆挑高17米的巨大展厅内，不仅没  
有被广大空间吞噬，反更衬托出磅礴雄厚之神韵，空间与作品彼此互动之  
间，创造出绝佳的展览氛围。特别是展览中几件原木装置作品被艺术家们  
再度“发现”，瞿倩梅将这几件约六米高的原木装置作品，及三米高的木  
片外形予以修正和纹理的筛选打磨，使之成为一件纯朴、古老而又具备形  
式美感的现代装置；其中一件作品《5000年》在瞿倩梅的重塑中重现活  
力，木柱的历史和龟裂的纹理本身就诉说了一种沧海桑田，这些创作在表  
明她对媒材、观念的角度上突破了国内抽象艺术的界限，使得国内从事抽  
象创作实践的艺术家们眼前一亮，进而齐聚铸造艺术馆展览现场助兴，并  
成立“抽象促进大会”，瞿倩梅的初次展览由此更加活色生香。

此次初展的成功和广大回响，再将瞿倩梅作品推荐到具公信影响力的上海  
美术馆做一次更全面的学术梳理和展示，借着更多广大观众们的眼光审视  
抽象绘画的传承进展和当代生命。

瞿倩梅从来不愿提及她作为一个女艺术家的身份，人们更不敢相信这些用高  
岭土、大漆、粗麻绳创作而成的豪放之作出自一位女性艺术家之手，瞿倩梅  
在千姿百态的生活履历中自发的走向抽象艺术，促成绘画物质本身的粗犷和  
力量表达。她之所以在回国后如此短的时间里被许多人认同，恐怕也源于这  
几十年里她近似自我修炼式的人格坚守和对艺术理想的执着眷恋，即使她为  
生活负重，即使她经历转眼间身无分文的浩劫，那个理想的艺术殿堂始终是

她孤胆前行的唯一动力，因此，她的艺术与其生活一样，掩藏在她绘画中的  
文学叙述脱离了形象的表现，以一种艺术的过程美而彰显。

观其作品，从最初充满石破天惊的爆发力，到如今作品色彩缤纷、柳暗花明  
的开阔，她仿佛凌波微步般地越过了好几层浮屠而轻松地领会了“得道”的  
自在和爽快，她也由此能够成天“驻扎”在并不宽敞的工作室里对话宇宙天  
地，冥想静水深流，其作品也越发发明朗聪慧和简约大度。她骨子里流露出对  
自然的神往以及对远古和历史的想象，使得近期作品流淌着原始的热血和蠢  
蠢欲动的生命以及阳光雨露的清新和泥土扑面的清香。从鲜红的大漆色和隐  
约流动的形象中我们能感知大自然原始的野蛮活力；而在碧蓝的平面背景与  
黄色高岭土的交错掩埋下使人畅想高原的宁静和化境的圣神，如此等等，瞿  
倩梅的新作映照出她孩童般的艺术活力和不肯歇息的艺术脚步。



2011-A6 | 综合材料 | 200 × 200cm



2011-A11 (局部) | 综合材料 | 465 × 330cm

放下她对塔皮埃斯等西方大师的学习和一度借鉴而不谈，她对抽象绘画中“材料使用”的敏感可能更源  
于她对西方抽象绘画的一种保留态度。她出生在中国江南一带，那种阴雨连绵、拖泥带水的气候和地貌  
形态也许在她潜意识中埋下原种；而早期国画的训练和学习，铸成她纯感性的思考方式而更愿意用大抽  
象的方式直抒胸中之气，这显然有别于西方抽象绘画对形式的极致追问。她的绘画也由此可以在水墨泥  
土中纵横睥睨、随意挥舞甚至熟练的把西方抽象绘画的光、色元素信手拈来把玩于画布之中，以一种东  
方哲思的智慧穿越艺术和生活，痛快淋漓，这是她阅历所赐和才气所现。

瞿倩梅的抽象作品是其精神兑现和悟道的结晶，她淡薄而坚定的个性和毫不刻意的为艺之路使其作品  
大气稳重却撩动心弦，放达潇洒又充满哲思玄想，其作品的深度和她人格的魅力正是我愿为其作品奔  
跑巡展之原因。